

是一种温柔沉静,带着老式的好

琦君多取材于日常琐事,既不抖博学,也不抖机灵,却十分有味,饱含真情

书间道



《爱与孤独》  
琦君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2015年9月

早在二十多年前,我就读过琦君作品。以至于牢牢记住“琦君”这个名字,倒不是因为她的台湾著名作家头衔,而是她的文字曾深深地打动了。让我知道,有一种家长里短似的文字叙述,情真意切,像春风拂面,让我长了见识。所以,在第六届江苏书展上,看到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最新版的琦君散文选《爱与孤独》,便迫不及待地购得一本。

与我们常见的所谓学者散文、大散文的宏大叙事不同,琦君散文属于典型的小品文风格。而与周作人、梁实秋那些谈吃谈喝谈文化的散文不同,琦君多取材于日常琐事,既不抖博学,也不抖机灵,所谈话题看似婆婆妈妈,细品之后,却十分有味,饱含真情。比如:她写《烟愁》,从童年好奇向二叔要烟写起,写到最后,她说:“来台湾的最初几年举目无亲,烟更成了我唯一的良伴。现在想想,住在低洼潮湿的宿舍里整两年而没有得风湿病,香烟应该有很大的功劳吧。”她写《水是故乡甜》,从旅欧来美一路喝矿泉水写起,得出的体会是:“说实在的,即使是真正天然矿泉水,饮吸起来,在感觉上,在心情上,比起大陆故乡的水,和安居了三十多年第二故乡台湾的水,能一样的清冽甘美吗?”书中还有一些写景写物的篇章,像《桂花雨》《毛衣》《春草池塘》,一样以情动人,堪称佳作。就个人而言,我最喜欢的还是写人的篇章,诸如:《外公》《父亲》《母亲》《我的另一半》《吾师》等。据说在写人的作品中,其母亲占了很大分量,最感人的几篇都是写母亲的,我有同感。但我更喜欢的则是写老公的那篇《我的另一半》,一是这类文章并不多见,二是写得好的更为少见。琦君的这篇好,好就好在她把一个丈夫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,逼真至极。她写老公的“慢动作”,从几种车不坐,到只坐“八成新以上的车辆,司机中年以上,看去慈眉善目的”,这一特有的个人行为举止,个性十足,任何人无法抄袭。

生于1917年,逝于2006年的琦君,被誉为“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”。其作品颇丰,从1954年出版第一部作品《琴心》始,先后有30多部作品问世。要想编好一本她的散文选,并不简单。看得出,《爱与孤独》的编者李瑞麟先生下了许多工夫。本书最终决定以“情”字为编选的核心理念,精挑细选了40余篇文字,并冠以“三更之梦”“万水千山”“亲情似海”“春风化雨”辑名,使读者阅读起来更加方便。

读《爱与孤独》,听琦君讲她的家人、朋友以及老师,讲她的过往,随意翻到哪一篇哪一页,尽是些平凡的家事。事事真情无限。我们听到——她是怎样在参加一对夫妻结婚三十周年纪念酒会上,想起中国两句老话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“满床儿女不及半床夫”的。她是怎样在邮箱取信时,遇到邻居老太太,然后她们相谈甚欢,以至感叹:“有情人成眷属不难,成了眷属要永是情人,才是夫妻间一生一世都得体味的深意啊!”她是怎样在布置陋室时,捡出恩师夏承焘题写的对联“欲修到神仙眷属,须做得柴米夫妻”,挂好对联,然后想起老师和师母这对神仙眷属的故事,又不禁悠然神往……读着读着,我们仿佛在夏夜,听着摇芭蕉扇的祖母讲故事,不时有微风吹来…… 肖建荣

它的恐怖,纯粹而严肃

一部『喘着热气的恐怖百科』,『小说界的《恶之花》』

悦读



《垃圾日》  
[匈]马利亚什·贝拉  
花城出版社  
2016年6月

过去的几年里,因为做恶的研究,几乎将那些布满了残恶情节的当代小说研读个遍,然后总以为自己接受恐怖、邪恶故事的能力够强大了。可是,近日读到匈牙利作家贝拉的《垃圾日》时,还是被其书写的恶与恐怖所震惊。也难怪译者余泽民认为这是一部“喘着热气的恐怖百科”,高兴先生也说这是“小说界的《恶之花》”。这些都表明,贝拉描写的恐怖不可小觑。

但我并不想细述《垃圾日》故事的恐怖程度,我要说的是它的叙述。小说中到处都是惊人的凶杀、强暴,还有惊悚的、让人极为不安、毛骨悚然的自残自虐等等。这些情节故事上的恐怖安排,或许只要作者对社会恐怖新闻有着十足的热衷、对自己的叙述施予足够的冷血,就能将笔触入人间最为恐怖的邪恶地带,甚至可以写就畅销的恐怖类型小说。只是,贝拉的《垃圾日》并不是类型小说,它的恐怖,确如波德莱尔《恶之花》里的丑恶,纯粹而严肃。

中译本背封处附有英国作家雷斯威尔概括的一段话:“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栋破败的公寓楼,楼里的居民们也同样落魄,他们的命运与建筑交织。楼层与房号逐步揭示社会关系残忍孤独,展示出惊悚、怪诞的贝克特式群像。”这段概括非常精准,它内含着两个叙事特征:一是结构上的松散与精致,二是叙述风格上的现实与现代。

以楼层与房号为入手点,深入公寓内部,描述各个房间的隐秘故事,初看总会以为是种笨拙的方法,况且它每个房间的故事都可独立出来,这种结构,阅读过程中也会感觉过于松散。我的阅读过程即是如此,但读完全书后,可以完全颠覆前面的怀疑。这些公寓故事,它们的独立性,结构上的可分割,暗示的是每个房间都孤立、每个人都孤独,而这难道不是最好地刻画出了现代公寓楼的生命特征?公寓楼,这种作为整体性、命运相互关联的现代家庭、社区组合方式,在贝拉的叙述中,这里的住户们,不仅陌生着,而且相互残害着。这里的人们,已经毫无人性,热衷于围观、欣赏他人的痛苦,可以成群结队地参与继续残害落难者的罪恶行动。保罗·奥斯特说现代世界最大的悲剧在公寓而不在坟墓里,贝拉却用小说证明最大的恐怖和罪恶也在公寓里。

在叙述风格上,《垃圾日》看似在描摹现实,但其叙述特征明显是现代主义的。贝拉叙述罪恶,极为冷静,多数时候,我们看不到他对笔下人物的罪恶行为有何情感态度。这种叙述,内含着一种平静的恐怖,这是福楼拜式现代叙述的典型特征。不同的是,贝拉从不直接进入人物内心,眼睛注视着公寓内外的人与物,用想象把笔尖推进到怪异行为与罪恶事件本身。

贝拉看透了人,也看透了时代。他所书写的是东欧社会政治剧变后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目。变态、绝望,同时这里的人们又沉溺其中,最后以变态为乐,以凶恶、强暴为趣。他们最后都毫无反抗、心甘情愿地进入了地下室,继续摧残着自己,相互迫害,欺凌着比自己更底层、更脆弱的他者。

还好,贝拉把它们倾倒出来了,成了“垃圾”。我们该捡起它的什么?这属于读者的负担。

唐诗人

他的温暖,他的熨帖

汪曾祺的温暖和熨帖,也是王干的温暖和熨帖

好书我读



《夜读汪曾祺》  
王干  
广陵书社  
2016年6月

一盏灯,一盏读书的灯,在如今的时代有些孤寂,而正是在这样的孤寂里,夜读汪曾祺。

“有一次在他的故居门口,竟痴痴地呆到半夜。直到路过的人以疑惑的眼光盯着我,我才赶紧离开。”

这是王干写他在汪曾祺高邮故居前的等候,那空,那疼。

“汪曾祺的作品好像更适合晚间阅读,他的作品释放着光辉,但不是灼热的阳光,更不是鲁迅作品那种凛冽的寒光。汪曾祺的文字如秋月当空,明净如水,一尘不染,读罢,心灵如洗。”

的确,汪曾祺如同月亮,水边的月亮,湖水上空的月亮,没有一点灰尘,亦如王干对于文学的赤子之心。

《被遮蔽的大师》《有志者的困局》《透明与滋润》《淡的魅力》《像汪曾祺那样生活》……一篇又一篇,王干如此兢兢业业,如此念兹在兹,如此叨念着汪曾祺。

“好在哪里?”

“紫藤里有风。”

紫藤里的风,是季陶民对于叶三的奖赏,也是汪曾祺对于王干的奖赏。这令我想起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。沈从文和汪曾祺,汪曾祺和王干,都是星斗其文的好师友。文坛上这两对情深意重的师徒,像一场马拉松接力,每一棒都接得稳而有力。文坛上已很少有人像他那样,如此薄情的时间里,王干做着最辛劳又最值得的文学接力。

“他对时代的关注,对政治的关注其实一点也不淡薄,只不过是草蛇灰线的方式来表达。”

“他刻意融合小说、散文、诗歌文体之间的界限,从而营造一个更加让读者赏心悦目的语言世界。语言在他手里像魔术师的道具一样,千姿百态,浑然天成。”

汪曾祺的“轻盈的笔墨意象”,汪曾祺的“抒情的人道主义美学”,这些论断,是月光的波光,是月光和烛光的完美纺织。每个子夜的阅读,长达40年的阅读,已不是固执,而是使命。我甚至想,《夜读汪曾祺》与其说是王干回馈给汪曾祺的文学夜晚,还不如说是王干写给被遮蔽的文学史的长篇信札。

这个年头,很多歌消失了,很多曾经很热、很热的人和词,被这个健忘的时代列车一闪而过。一闪而过的还有那些脸,那些誓言,那些来路。

“……读着汪曾祺老去,一天天变老,也是不懊悔的事情。77岁的汪曾祺已经定格在那里,而我在一天天地向他这个年龄接近,然后超越。而且,在我活得比他更老之后,更老的我还会读他,读汪曾祺,读高邮的汪曾祺,读扬州的汪曾祺,读中国的汪曾祺。他的文字永在,我们的阅读也永在,无论白天和夜晚。”

他的温暖,他的熨帖。

汪曾祺的温暖和熨帖,也是王干的温暖和熨帖。

有了这样的温暖和熨帖,在这个讲究意义的年头,热爱文学就有了意思。

庞余亮